特約書評
考古人類學刊・第 86 期・頁 211-216・2017
《21 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黃應貴、陳文德主編，臺北：群學，2016。
DOI:10.6152/jaa.2017.6.0012

流動媒介與脫域的認同

黃 厚 銘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二十一世紀的地方社會」是人類學家黃應貴先生所規劃「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書系的第三本書，其目的在回應「什麼是地方社會？」這個議題。本書副標題也明確指出，對這問題的解答必須放置在多重地方認同的脈絡下，來理解當代人群的結合方式（也就是社群性）與相應的社會想像。進一步來說，所謂的地方（local）社會，已無法僵固地從地域（region）的角度來予以掌握。而之所以不能再把物理空間上的地域等同於地方，其實從黃應貴退休前所出版的三冊鉅著「文明之路」之中，就可以窺見其端倪（黃應貴 2012a，2012b，2012c）。質言之，就是新自由主義化，及其底下網際網路、手機等電子媒介與新通訊科技的影響。

黃應貴在本書導論中幾次強調，如果抱持現代性經驗論科學的觀點，而把人、地、社會等同看待，必然會在一定地理空間的範圍來討論地方社會，並因而傾向於哀嘆地方社會的沒落。這讓我想起把網絡分析延伸到網路人際關係研究的 Barry Wellman，及其針對都市人際關係與都市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發展所萃取出來的社區議題（community question）。不同於抱持社區消逝（community lost）論的學者，Wellman 本人比較傾向社區解放（community liberated）論，主張都市居民比較親密、情感性、非工具性、非浮面的人際關係，已經因為傳播通訊媒介的使用，拓展延伸為遠距的關係網絡。相較之下，眼界仍受限於地域的學者，若祇是想要在鄰里之間掌握都市居民的人群結合必然會有所錯失，甚至誤以為僅存的只有疏離而冷漠人際關係而已（Wellman 1979, 1982, 1988）。顯然，黃應貴對於新時代地方社會的分析，與 Wellman 社區解放論的說法有其相似之處。事實上，《考古人類學刊》第八十五期的「網路・人類學」專號（一）裡，林瑋嬪（2016）、鄭芳婷（2016）或邱誌勇（2016）的論文，不論是由於馬祖地處偏遠與多山、島嶼地形的阻隔，還是因為同志在社會中的弱勢（minority）（也就是數量上居於少數）地位，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自造者社群的跨國界特性，都使得網頁、BBS 討論區或社交網站成為建立關係網絡與社群認同的重要管道。這些研究不只與社區解放論的原初典型—次文化理論—對都市弱勢族群的描述若合符節，同時也凸顯出傳播與溝通媒介的重要性。

再扣緊本書書名的「地方」概念來談——雖然英文書名所使用的是形容詞 local 一字，深受 Martin Heidegger 現象學影響的學者段義孚曾針對地方（place）與空間（space）這兩個人文地理學的核心概念做出了區分與定義，其說法有助於我們理解「地方」的意涵。他認為地方與空間這兩個概念，恰好對應到人類的兩大矛盾基本心理需求，前者對應到安全，後者則是自由。所謂的地方，即是像家一樣，是人們有所認同，並在其中感到安全與安心之處。如此一來，所謂的地方，本就不限於實體、物理性的地域，而端視人們的認同，且其間的關鍵在於人際關係的素質（Tuan 1977）。從而，當代具有多重認同的人們，也就有了多重而複雜的「地方」社會。套用本書副標題的措詞來說，甚至也擁有多樣的社會性（sociality）（本書譯為「社群性」）與社會想像。這顯示出，告別「啟蒙運動以來的經驗論科學觀」的黃應貴，也藉由擺脫受限於「土地或地理空間範圍」的地方社會想像，而與對實證主義提出反省的現象學遙相呼應。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黃應貴跨出傳統人類學研究視野，將新自由主義化的政經體制、網際網路與電話等新媒介、以及從中延伸拓展而生的新型態人際關係都納入他觀察與思考的範圍。進而，他也依據這些具有堅實經驗基礎的研究，將問題意識指向當代的資本主義。對我來說，這打破了一般劃分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對象的成見——認為前者以原始、原初、或是前現代、傳統為研究對象，而後者則聚焦於當代或現代。同時也標誌著人類學研究的反身批評轉向，從起初隨資本主義與帝國殖民主義的全球擴張而興起，到如今則自主地把矛頭指向自身的起源，不只與新舊資本主義畫清界線，還進一步對其影響提出反省與批判。甚至，即便是書中對所謂前現代或傳統的研究，也很可能具有為當代文明尋找未來出路的積極意義，而不只是為即將消失的文明留下記錄而已。事實上，這也確實是黃應貴自《文明之路》以來所呈現出來的現實關懷，當然也就成為規劃此一書系的基礎。

黃應貴當年可以說是在台灣學界引介 Pierre Bourdieu 的重要學者之一，就我所知，此舉的影響橫跨了人類學與社會學等學科界線。而這系列落實《文明之路》所點出發展方向的書系，也包括《二十一世紀地方社會》這本書，又再次讓人類學與社會學有了交集。乃至於，根據前述的討論，也開啟了與傳播學、人文地理學等學科相互對話的可能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就在這人類學與社會學交會之處，我願意貢獻個人的一些淺見相互交流。首先是有關黃應貴所謂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這新一波的發展」方面，尤其是此一發展與交通運輸或傳播媒介的關係，及其在社會文化上的意義。簡言之，若說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興起密切相關，那麼，正如 Marshall McLuhan 或 Zygmunt Bauman 等人所一再強調的，其後電子媒介的影響並不同於工業革命所倚賴的機械媒介。用 McLuhan 的措詞來說，前者是再部落化，後者是去部落化（McLuhan 1964）。Bauman 則認為，有別於稍早的固態現代性是立基於其稱為硬體的機械媒介之上，當代的液態現代性是與作為軟體的電子媒介發展相關（Bauman 2000）。循此，網際網路等電子媒介取代了機械性的交通運輸工具成為運作於當代資本主義底層的技術基礎，正是黃應貴所謂「資本主義這新一波發展」之關鍵，而有別於在工業革命的基礎上興起的舊資本主義。無獨有偶地，《網絡社會之崛起》的作者 Manuel Castells 也曾主張，我們已從以工業革命為基礎的工業主義範型社會，轉進由資訊科技作為宰制矩陣核心的資訊主義範型社會（Castells 2001）。

從而，正如黃應貴所指出的，二十一世紀的地方社會這議題所隱含的主張是，我們當代社會已經又不同於一、兩百年前的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的社會了。那麼，首先，我們對於二十一世紀地方社會的分析，就必須再細緻分辨機械性的交通運輸系統與網際網路、手機等電子媒介之不同影響。相應地，其次也得區分 McLuhan 所謂機械媒介帶來個人主義或民族國家與電子媒介造成地球村的差別。換言之，二十一世紀地方社會的凝聚力或地方認同之所以如黃應貴所言是流動的，原因就在於我們的當代已然不是工業化與早期資本主義所形塑的現代社會或固態現代性，而是後現代社會或液態現代性。因此，其社會文化特性，當然也不能再片面地以個人主義、個體化的角度來加以掌握。實際上，黃應貴也已經注意到，現代性公民社會奠基於個人主義的構想，或許已經不適用於隨新自由主義化興起的人觀，這本就意味著個體化或個人主義並非新時代的結構性原則。而這也能夠更加呼應本書諸多篇章所描繪的人群的凝聚與分化不斷交替之過程，甚至也才能充分凸顯本書副標題或黃應貴所點出的「社群性」、社會想像、地方認同等概念背後之集體意涵。

亦即，正由於當代人們所追求的既是個體性也是集體性，並且也因為兩者在本質上的矛盾衝突，才展現出多重地方認同與流動性的面貌。再套回前述段義孚對地方與空間這兩個概念意涵的釐清，其實當代（不論是要稱之為後現代，還是液態現代性）社會文化的特性就在於自由與安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愛恨交織（ambivalence）。要自由就得犧牲安全，要安全則需放棄自由。正如要伸張個體性就得擺脫集體的影響，要融入集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則勢必得壓抑個體性的發展。在這矛盾衝突的需求之間擺盪流動，確實也正是理解 Bauman 液態現代性有別於固態現代性之流動性的關鍵。而這一點也呈現在黃應貴所主張，「當代人的存在是先於群體的存在」，並據此來討論地方社會的作法。換言之，當代社會文化有別於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之處正在於，傳統社會只有社會沒有個人，而現代社會則是個體性全面伸張的時代；但當代二十一世紀地方社會的社會文化特性則是基於，已經享有太多個體性的當代人，又回頭追求與他人在群體中的情緒共感，不過，歷經現代性個體化過程洗禮的當代人卻也不願再回到傳統社會而失去個人的自主性。以致其人群結合的方式是，在集體性與個體性無法得兼的情形下，呈現為流動的群聚（mob-ility）（黃厚銘、林意仁 2013）。實際上，前面所提到的 Wellman，也曾提出個人社群（personal community）這樣的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其內涵極其類似於黃應貴所謂以個人為優先的社群性（Wellman 1982）。但相對於 Wellman 偏重關係網絡的觀點，我認為黃應貴在書中所呈現出來的想法有別於 Wellman 之處在於對「非理性的情感情緒」之重視。同理，流動的群聚這個概念，正是試圖捕捉人們既想要與他人在集體中情緒共感，但也同時希望保有個體性、甚至凸顯自我的結果。

進而，書中所謂多重地方認同的流動性，則來自於因人、地、物、事而來的社群性。其中對於事的強調，是本書最重要的貢獻。正因為事不能被化約為人、地、或物，才使得社群性的構成或地方社會的組成能夠擺脫身分、地域等過去的社會關係與認同基礎。如此一來，我們不難理解，何以張正衡所研究的長万部町慢慢村成員之人際關係網絡，會是以根莖化的方式延伸與茁生；莊雅仲筆下的台北、員林、新竹三地的巷弄居民為何會以不同的方式建構出流動的地方認同；陳文德的卑南社普悠瑪人在與漢人無可避免的接觸中，如何在社區組織與祭祀活動中維持與其他非卑南人之間既分又合的劃界與合作關係；而呂玫鍰描繪的白沙屯媽祖進香活動底下從祭祀圈到信仰圈這個由本土人類學家林美容所提出的發展趨勢，也呈現出媽祖會或聯誼會之間既合作又排他的「對反含攝」現象；最後，李威宜對彰化織襪工廠的分析所提出的「無所之地」、「無名之地」等概念，也在在呼應了本文前述具現象學意涵的地方概念。因而展現為彈性流動的凝聚與分化相互交錯的過程。簡言之，流動性確實是本書各篇章共同指向的核心概念，這甚至也早就展現在黃應貴本人對東埔社居民宗教、政治與經濟活動等等的研究裡（黃應貴 1992）。

由此可見，把流動性放置在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化的核心，並指向其底層電子媒介（而不只是交通運輸系統）所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也才更能夠掌握當代有別於原先的現代性或早期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之特性。甚至，對我來說，電子媒介及其所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含的流動性與貨幣虛擬化趨勢，也還是回應本書系下一個主題「財政金融經濟與文化或地方產業」的關鍵。更清楚地說，當代金融資本主義的形成，也有賴於網際網路等電子媒介，而不同於火車、輪船等機械媒介在帝國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階段所扮演的角色。亦即，不論是在人、地、物、事的哪個方面，現代化與後現代的進程絕非一刀二分，有些部分可能現代化才正在大幅拓展其勢力，而有些面向說不定早已進入後現代的階段。循此，以有別於機械性交通運輸系統的電子媒介作為當代新資本主義或後現代（液態現代性）社會的技術條件之主張，也顯示出，在本書各篇章的分析中，或許還得更細緻的分殊哪些當代地方社會的變化或特性，是源於現代化的延伸，哪些則是後現代或黃應貴所謂新自由主義化影響所及的結果。隨之，才能夠真正依據這書系背後的現實關懷，而如黃應貴所期待的，以新觀念、新知識與新視野來處理新時代的問題。

最後，雖然黃應貴並不強調「本土化」的概念，但我認為，藉由這每年一個議題、一本書的出版，十年下來也等於由《文明之路》開展出一個值得深耕的領域，並依不同議題也結合了一大群跨學科領域的學者。這自然會對人類學、甚至是鄰近學科帶來深遠的影響。對我來說，這就已經是在學術本土化之路，做出奠基性的貢獻。

引用書目

林瑋嬪

2016 〈線上馬祖：網路社群與地方想像〉，《考古人類學刊》85：17-50。 Doi: 10.6152/jaa.2016.12.0002

邱誌勇

2016 〈實體與虛擬的並置參與：當代自造者運動的社群集結與想像〉，《考古人類學刊》85：83-108。Doi: 10.6152/jaa.2016.12.0004

黃厚銘、林意仁

2013 〈流動的群聚（mob-ility）：網路起閧的社會心理基礎〉，《新聞學研究》115：1-50。

黃應貴

1992 《東埔社布農人的社會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2a 《「文明」之路（第一卷）：「文明化」下布農文化傳統之形塑（1895-19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2b 《「文明」之路（第二卷）:「現代化」下文化傳統的再創造（1945-1999）》。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2c 《「文明」之路（第三卷）：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1999 迄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鄭芳婷

2016 〈數位離散與酷兒想像：以拉板、彩虹山莊及 Queerology 為例〉,《考古人類學刊》85：51-82。 Doi: 10.6152/jaa.2016.12.0003

Bauman, Zygmunt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astells, Manuel

2001 The Informationalism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In* The Hacker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Informaionalism. Pekka Himanen, ed. Pp. 155-178. New Tork: Random House.

McLuhan, Marshall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 Hill.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ellman, Barry

1979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5): 1201-1231. Doi: 10.1086/226906

1982 Studying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Peter V. Marsden and Nan Lin, eds. Pp. 61-80. Beverly Hills: Sage Pub.

1988 The Community Question Re-evaluated. Comparative Urban and Community Research 1: 81-1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